\*色击梗，以防有人不知道所以补充一下色击的设定：人生来只能看到黑白两色，在遇到命定的另一半时，当事人会看到世间万物本有的颜色，这个现象就是色击（Color Crash），因此而遇到的自己的另一半被称为灵魂伴侣（soulmate）。色击通常是同时发生，延迟的状况也是有的，但通常不会超过一天（几分钟到几小时）。

\*私设当其中一方生命迹象微弱的时候，另一方眼中的彩色也会逐渐消失。如果其中一方死亡，则另一方会完全恢复为只能看到黑白两色。

镰仓算不上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因此邻里关系相对密切。糸师家总共四个人，四个人全能看见彩色这个消息在他们所在的那个街区里不胫而走。许多邻居都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奇迹，糸师家的大儿子冴从2岁起便能看见颜色已然是不可思议，让人听后不得不感叹一句太幸运了。小儿子凛更是夸张，似乎从出生起便能见识到这五彩缤纷的世界，绝对可以称一句千载难逢的幸运。而且这两个孩子是一顶一的优秀，冴小小年纪便已经成为了附近小有名气的足球天才，而凛凭借自己天生能看见彩色的优势，在绘画方面也小有建树，拜入了名家门下。邻里间偶遇到糸师一家时都毫不吝啬对冴和凛的夸赞。

所有人都以为糸师家会出一位大球星和一位大画家，包括他们自己也这么以为，直到哥哥对弟弟发出了“和我一起踢球吧”的邀请的那天，两个人的人生开始扭曲、纠缠了起来。

糸师凛从小便知道自己是特殊的，他能看见一草一木的颜色，他在大家还画着黑白两色的画作时就已经开始大胆地上色。他的画很快受到了一群色击者的追捧，他们追在他身后叫嚣着，说他是一个奇迹，反复强调他的天赋是上天恩赐的礼物，教导他不要浪费这来之不易的天赋。凛时常困惑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坚持绘画。他不止一次地质疑自己的能力，他不知道自己的画作是真的那么吸引人，还是那群大人需要打造一个所谓“天才”的头衔，他只是一个被冠以“天才”、“奇迹”之名的商品而已。这个念头陪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他觉得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并不是所谓上天的恩赐，而是来自于一个他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的“命定之人”的赠予，他自己本身是个一无是处的人。他痛恨着那个给予他所谓天赋的命定之人，是那个人为他的人生附上了枷锁——背负着所有人希望去成为画家的枷锁。

凛曾经也疑惑过，明明哥哥像他一样早早地经历了色击，为什么哥哥可以选择和色击所带来的天赋完全无关的道路——去成为一个足球选手。但在凛观看了冴的比赛后，他就知道了原因，因为糸师冴是天生属于那片绿茵场的，能看见彩色的天赋在冴的足球天赋面前根本不值一提。在认清这个现实以后，凛陷入了更大的自卑之中：如果没有经历过色击，我将一无是处，我永远也无法成为像哥哥一样帅气、强大的人。我既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决心，去与既定的命运抗争。

凛渐渐地成为了冴比赛的常客，他疯狂地迷恋上了观看哥哥比赛的感觉——当自己每天宛如行尸走肉的时候，哥哥鲜活地在绿茵场上奔跑，他从哥哥身上感受到了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命力。他渴望着成为像哥哥一样的人，然而他和哥哥终究不一样，哥哥会是球场的指挥家，而他只能站在场边为他加油助威，正如哥哥是自己人生的支配者，而他只是在做一个提线木偶。

每天注视着哥哥背影的弟弟，心中对哥哥的渴望与日俱增，终于在某一天化为了冲破枷锁的动力。凛并不能清晰地回忆起，他那天是为什么会突然冲进球场中。如果硬要回忆，他只能回答，我的双腿自己动起来了。这个未来的足球巨星凭借着脑中一闪而过的灵光与突然爆发的冲动，拼命冲向了球场，全凭本能地将球送进了球门，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射门。

周遭一阵混乱，他听见无数人对他的疑惑、怒斥，他方才后知后觉刚刚发生了什么。然而刚刚的冲动已过，他已经无力去应付那些指责，他任由眼泪从眼眶中滑出。此时，周遭的嘈杂之声被一个身影挡去，大力的抚摸算不上温柔地落在他的头上。凛抬眸对上了一双眼，他曾经在无数个日夜痛恨色击给自己带来的束缚，然而现在，他开始感谢起自己能够看见彩色，即使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，他仍能够清晰地认出那双眼的主人——拥有着与他如出一辙的绿松色双眼的哥哥。然后，他听见了那句改变他未来几十年人生走向的话：“凛，你很厉害。和我一起踢球吧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能成为仅次于我的球员。”

凛忘记了哭泣，他瞪大了双眼望向面前这个世界第一温柔的哥哥——那是全世界第一个和他说可以不用当画家的人，那是全世界第一个和他说除了能看见彩色以外你还有别的天赋的人，那是全世界第一个赋予了他人生真正意义的人。凛终于得以鼓起勇气去挣脱现状，做出了那个在很多人眼里离经叛道的决定——抛弃了他在绘画上取得的一切成就，选择了站在救赎了他的哥哥身边，开始了他在绿茵场上的征战。

TBC.